乾象通鑑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一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營室前論

營室統占　營室所主分野度數

營室所管星　日蝕營室

日暈營室　月蝕營室

月暈營室　月犯營室

營室統占

傳曰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清廟爲軍糧之府

主土功事一曰室二星一星爲天子宮一星爲天廟王者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以衛無芒不動天下安故有離宮六星在其側爾雅曰營室謂之定星周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之謂也

黃帝占曰營室明則國昌天子造宮室得其時制

甘德曰營室動則有土功事

郗萌曰將有土功占於營室不明則禱祀不恭鬼神一曰營室東壁四星爲輔也欲其正中有二星二舍也欲其實正遊方也實其傍多少星

荊州占曰輔不正則輔臣不忠越體貴擁二舍不實

則宮女出入不常嫡媵相踰後宮有怨

武密曰室星無芒角不動則天下安

天文總論曰離宮者天子別宮也主隱藏休息遊幸之所其星動揺皆土功之事

郗萌曰離宮不具憂子孫

陶隱居曰營室二星主軍事之糧其星明則國昌動揺則兵出

大象旁通曰營室天廟也日月皆抵于此星明潤則天下安軍儲富土功不興宗廟謹祭享特星暗則國多土功星踈坼則倉廩不實軍儲不備星就聚

國多興造百姓苦土功星移徙則宗廟毀鬼神不享祭祀不恭二星俱亡宗社危國祚棄

張平子通例曰營室光浮而數動揺則宗廟不安朝廷震恐將有内亂

營室所主分野度數

營室二星十六度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在赤道内七度

舊經營室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

一行距南星去極八十三度

天文録曰營室所主分野屬衛并安定隴西酒泉天

水張掖外國全十姓九姓三部落并九小國

營室所管星

雷電星在室南入室五度

霹靂星在雷電南其星入室一度

雲雨星在霹靂南其西北星入室五度

離宮星六星兩兩相連夾輔營室上

造父星其東星入室五度半

騰蛇星東六星入室十一度

壘壁陣星東五星入室十二度

羽林軍星東三十九星入室十二度

八魁星西四星其西北入室十一度

日蝕營室

天文録曰日蝕營室有兵起

天文總論曰日蝕在室人君戒出入外戚專權一曰

日蝕室軍絶糧士卒亡

武密曰月蝕室國君憂

石申曰日蝕室中王者將兵

陶隱居曰日蝕室出兵不復

大象旁通曰營室為清廟為土功為天子之宮為軍

儲之府日蝕營室之在謹祭享恭宗廟不敉則内

庭有變謀

陳卓叙占日日在營室蝕哉既其國興大役以急土功百姓苦役爲亂一曰有亡國

古今通占曰日在營室蝕從上始者天子不安内庭清廟有兵起蝕下始者人君興土功下民苦役爲亂從中始者猶黑子也是亦中蝕也天子禁兵爲亂一曰天子衛兵有陰謀又曰有急兵

後漢元帝延熹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代其主也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日暈營室

天文錄曰日暈室其國憂

武密曰日暈營室後宮女主黜

大象旁通曰日暈再重在營室內青黑外赤黃旁有黑雲往來暈中其國有兵喪亦曰爲國大喪爲外兵起

陳卓叙占曰日暈營室上有白虹貫之者其國將內亂亦曰後宮兵起

廣古今占曰日暈營室幾既其下有大喪亦曰後宮有哭泣事亦曰君臣改服色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營室旁有兩珥其國益地亦
曰軍備豐富府庫充衍

張平子通例曰日暈營室上有冠氣旁有四珥者其
國有喜慶亦曰其國益地又爲外國納土期一年

古今通占曰日暈營室日中有黑子及旁有黑氣往
來摩日其國徙宗廟移社稷又曰人君内弱受制
于彊臣

月蝕營室

天文録曰月蝕營室則陰道數傷不能化生一曰有
黜削之罪

天文總論曰月蝕在室有土功事

石申曰月蝕營室歲饑又曰掖庭女工倦

大象旁通曰月蝕營室其下有土功人君崇臺榭宮宇役民人興土役百姓勞怨以失天下心

河圖遺書曰月在營室蝕幾既其國有女喪後宮有憂一曰女主惡之

廣古今占曰月在營室蝕從上始者其下有哭泣事月在熒室蝕在下始者土功勞民百姓怨謗蝕從旁始者其國大饑民困流亡

陳卓叙占曰月蝕營室既天晦不見星至旦月不復

者其下宗廟毀國祚移亦曰女主擅君柄后族專
恣無君國將大亂
張平子通例曰月在營室蝕非其月其國有廢后亦
曰臣下有陰謀
京房外傳曰月在營室蝕不在望其國有廢嫡立庶
之事亦曰有内亂
月暈營室
天文錄曰月暈營室寡婦嬰兒多死其地有謀不成
一曰有水災
天文總論曰月暈營室有蠻夷來朝中國

李淳風曰月暈營室有大風起

大象旁通占曰月暈營室開口不周者期三日暴風雨不爾人君當出德令以解之不救則後宮有變謀

古今通占曰月暈營室與歲星合者其國益地亦曰外國來朝中國又曰有納土之臣月暈營室與熒惑合者其國宗廟有大災月暈營室與鎮星合者其國興土功以奪下民百姓困怨爲亂兵一曰有內變月暈營室與辰星合者其野大水五穀不熟國饑民困

陳卓叙占曰月暈營室在望日其下女主干朝政一

曰政歸宫闈月暈營室在上弦日其國有被黜大

臣亦曰有逐相月暈營室在下弦日其野興土功

民苦役爲亂 以至亡國

張子手通例曰兩軍相當月暈營室外有黑雲氣往

來暈中者主勝客負若無黑雲氣復有白氣如帶

環繞者客勝主負

月犯營室

天文録曰月犯營室宗廟毀宰相憂月變於室大臣

爲亂兵在外敗

武密曰月犯營室土功興有哭泣事

天文總論曰月在營室有兵變國有憂亡地若犯營
室王者自將兵若月宿離宮寢卧數移徙易居之
義宜修文德設武備以禳之若月奄營室有土功事

大象旁通曰月行側道犯營室後宮有憂亦曰人主
惡之若月奄營室不見後宮興土役事

陳卓叙占曰月變營室宮中有陰謀亦曰大臣爲亂
天子宜出德令以解之不救則有内變又曰兵在
外不勝

古今通占曰月抵營室上離宮天子不安寢所亦主
移徙寢卧不時防内亂

河圖遣書曰月入離宮天子宮空亦主天子數移徙

寢臥而空其㪽也若月行室宿離宮禁庭防内變

亦曰後宮有匿謀

廣古今占曰月入營室犄離宮前其國貴女有妖言

以害内政犄離宮後其國有哭泣事亦曰女主惡之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月丁巳月奄營室占曰兵起其

年十月荆州刺史魏永之卒至二年二月司馬國

墦攻没弋陽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一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二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　李奉

聖旨編

列舍營室後論

歲星犯營室　熒惑犯營室
鎮星犯營室　太白犯營室
辰星犯營室　客星犯營室
彗星犯營室　孛星犯營室
流星犯營室　雲氣干犯營室
歲星犯營室

天文錄曰歲星入營室中天下男子受爵祿一曰有慶賜之事舍營室南則春食賤處其西則牛馬賤處其東有喜處其北則民多憂舍則赦其星去陽之陰天下盡喜牢中空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室在陽則陽有急事在陰則陰有急事守室人君有賞譏事當有爵祿行其天下處室東則赦令

武客曰歲星守室則人君有德歸與民爵

海中占曰歲星舍室東民多死舍室北民多憂

荊州占曰歲星處室東有喜

郗萌曰出入留舍室八十日不下其地半動

石申曰歲星守室主造宮室土功興兵滿野又曰歲星守室宮中多火災人君不安一曰歲星犯室國有軍得地歸與民骨

巫咸曰歲星守室民多疾病

郗萌曰歲星逆行室其君用兵不勝其軍不還

李淳風曰歲星守營室爲民疾病

陶隱居曰歲星在室南室東有喜事在北有憂在室西米貴

陳卓叙占曰歲星犯守營室其國有失職大臣亦曰

臣下有憂（古今注曰歲星與營室相去七寸居之而不去者謂之犯守故星傳以爲犯守室臣失職者準此）

河圖遺書曰歲星抵營室中其國有急兵亦曰國大饑若抵之奄星不見者其野破軍殺將

大象旁通曰歲星逆行營室太南其國粟貴逆行營室太北則其國民多憂逆行營室太西則其野牛馬多疫死自西入營室而守之其野大喜兵在外則勝亦主其野人君有德象也

廣古今占曰歲星變色抵營室上離宮其國有內憂大人惡之亦曰君臣改服後宮有哭泣事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行盈而宿營室其所宿野吉所去國凶歲星行縮而宿營室所去國有憂所之野有喜古今注曰歲星越舍而入營宿謂之盈宿故星傳以爲木縮室者喜二者各以其所去之之野爲凶爲憂

晉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歲星犯營室占曰爲兵飢四年二月石康龍破幽州遷萬餘家以南

熒惑犯營室

天文録曰熒惑入營室齊國有兵不爾民死歲旱不收出入留舍室中者有客來欲見君歲多兵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營室賤人爲役也

武密曰熒惑守營室有水災糴貴

李淳風曰熒惑逆行經室則臣謀兵起

甘德曰熒惑入室大臣有匿謀

黄帝占曰熒惑入室二十日已上大人失位

荊州占曰熒惑經室中諸侯相謀若犯乘室諸侯相
攻大戰糴貴

挺佐輔曰熒惑居室兩軍相據當先和有殃罰

陳卓叙占曰熒惑留舍室后死一曰臣下爲賊

巫咸曰熒惑守室旱五穀不成 多火災

春秋元命包曰熒惑守室群妃鬬

海中占曰熒惑守室宫中有病死者一曰民多疾病

郗萌曰熒惑入室人君欲宫室若留六月大人憂若

室中成鉤已環繞者天子失其宫

陶隱居曰熒惑守室將軍憂若久守成鉤已者主失

官棄位大臣有陰謀夏旱米貴兵起若逆守二十

日已上九十日臣亂弑君天子惡之

石申曰熒惑逆行守室臣謀叛王者衰

李淳風曰熒惑守室歲不收期十月

晉捺帝升平五年十二月丁卯熒惑犯營室占曰大

臣有匿謀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溫擅權謀移晉室

镇星犯營室

天文録曰鎮星守室國有軍者有爵禄封益國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室其下有兵出入用斧鉞貴人憂守室色黄白則女主欲賜大臣金帛珍竒久守室大人惡之以赦令解之吉

郗萌曰鎮星出入留舍室七十日不下諸侯不通六十日不下土功大起

巫咸曰鎮星守室閘渠不通操持符節貴人多死

石申曰鎮星守室天下不安人主徙宫有工匠事

郗萌曰鎮星守室后有憂若鎮星逆行室女主出入恣

李淳風曰鎮星守室南公主賜金寶

武密曰鎮星守室后夫人有憂

大象旁通曰鎮星抵營室其野有工役百姓勞怨若土功爲亂亦主國饑糴貴民流亡

古今星釋曰鎮星貫營室上離宮星其國民更造宮室大起土役下民若之爲亂亦曰良民爲盜賊

河圖遺書曰鎮星犯守營室主後宮有毀摟殿一曰爲殿宇崩人君當出德令以解之不救則有哭泣之事

張平子通例曰鎮星入營室中其國饑居營室太南

則歲大旱赤地千里居營室太北則歲大水

晉安帝義熙元年鎮星在營室占曰兵起十一月荆州刺史魏求之卒二月司馬國璠攻弋陽

太白犯營室

天文録曰太白出入留舍營室五十日不下則衛國且憂守室中期六十日天下擒賊

天文總論曰太白守室五寸許天子政令不行

武密曰太白守室有兵兵罷國大喜又曰守室爲大人忌之以赦令解之

石申曰太白守室大人憂之一曰太子后妃大臣有

謀若太白秉守鈎已逆行往來於室主廢后妃或

有大喪宮人恣於出入

陶隱居曰太白守室兵革皆散若久守則車騎滿野

李淳風曰太白去室一尺威令不行不爾將軍死

李㒶曰太白入營室有暴兵

河圖遺書曰太白凌營室不下及五十日其國軍覆

將軍死與兵防内亂有兵宜解和

古今星擇曰太白奄營室其國有暴兵起宗廟間亦

曰人君興土役人爲亂當出德令以解之

大象旁通曰太白抵營室久而不去其國有匿謀亦

曰大臣有陰志
陳卓叙占曰太白入營室上離宮其國有女喪亦曰有兵喪
張平子通例曰太白貫營室其國有大將以兵叛主亦曰彊臣擅主權又曰人君受制
廣古今占曰太白經天宿營室其國有大喪亦曰君臣改服後宮有哭泣事亦曰陵廟興土役
海上通占曰太白晝見因入營室上離宮其國將棄祚亦曰國有內憂又曰爲更王爲篡政爲兵爲喪
晉武孝帝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犯營室占曰

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凉州破之虜張天錫
晉惠帝永寧二年十二月太白犯營室占曰天下兵
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
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
冏乂交戰焚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凡上將軍
實以下二十餘人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晉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
占曰爲兵起四年二月石季龍破幽州遷萬餘家
以南

辰星犯營室

天文録曰辰星犯入室多水災五穀不成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守奎𡋀室其分有水災毁城邑

傷溺人民

黄帝曰辰星入室天子兵乗水欲攻諸侯國

郗萌曰辰星入室后有憂一曰有大喪徭役起又曰

辰星守室關梁不通

陶隠居曰辰星守室有水災

李淳風曰辰星守室諸侯發兵動於西北

大象䜿通曰辰星變色凌營室上離宫其國宫宇主

有暴水亦三月連雨多後宫有陰謀爲臣下有叛

志爲天子不安禁庭爲羣妃恣出入

古今星驛曰辰星逆行失度與離宫星會其國天子失勢疆臣專恣無君亦曰爲外寇至亦主諸侯起兵

古今通占曰辰星抵營室中不去又變色人君興土功以防河决又曰天下有水災五穀傷民饑糴貴

客星犯營室

天文録曰客星入室諸侯有來使者出室君使人往諸侯色失皆言兵色白言義色黄言土功色青言憂色黑言凶

天文總論曰客星順行入室有德令若逆行入室大

人惡之

禮緯含文嘉曰宮室得制則室有德星應之詩言定之方中得時制者此也

巫咸曰客星入室天子有兵事

海中占曰客星入室有軍軍饑將離士散

郗萌曰客星入室外夷兵進一曰其國作宮室多土功事匈奴有兵來若客星出室城郭有壞者

甘德曰客星守室有軍者客勝有軍出則失兵

石申曰客星出室兵先起者敗

大象旁通曰客星破營室其野有大變故一日為兵

亂國一日爲宮中兵變古今注曰客星從營室中出曰破故星傳以爲客破室亂兵急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客星臨營室其野急兵一曰暴兵起宮中

古今星釋曰兩軍相當客星薄營室中當和解之其下有死將一曰有破軍先舉者尤不利

京房外傳曰客星入營室中有刺客入國境亦曰臣不通外姦守之久而不下者大人惡之

漢桓帝延嘉四年五月辛酉客星出營室順行生芒長五尺占曰客星在營室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彗星犯營室

天文錄曰彗星出營室國亂彗星見室中後宮且有亂一曰有德令以解之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入室而又犯之先起兵者勝必有亡地大將戮

甘德曰彗星犯室先起兵者弱不可戰必亡地

荆州占曰彗星守室兵動不戰牛馬驚

石申曰彗星出室先出兵者敗

李淳風曰彗星出室大水

大象旁通曰兩軍相當彗掃營室不宜舉事用兵為

主者勝若彗芒長可丈所拂營室不見兩軍俱死

上將軍亦曰大將惡之

古今星釋曰彗星拂營室上離宮星其國有更王亦

曰爲易政星傳曰彗所以除舊賓新彗拂離宮天

子宮空者是也

陳卓叙占曰彗星貫室中其國車騎滿野亦曰有亡

國有內亂

一行游儀後論曰彗出營離宮上其國君臣改服又

曰後宮大喪亦曰有哭泣事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掃西北行入

營室犯離宮薛揚曰彗出營室為兵起營室天子之常居離宮后妃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皇后除宮之象

後漢孝順帝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有白西南指營室指墳墓

郗萌曰彗星出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營室者天子之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指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

孛星犯營室

天文録曰孛星出室有水災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室而又犯之先起兵者勝必有亡地大將戮

李淳風曰孛星見室中後宮亂一曰有德令以解之

郗萌曰孛星出室人民多疾疫

陶隱居曰孛星指室先起兵者弱不可戰必敗

武密曰孛星出室有兵喪

大象旁通曰孛星出營室犯離宮其國有大喪不爾有急兵又曰孛星其下大凶者此也

河圖遺書曰孛星干犯營室其野有内亂亦曰國易

政宮中有暴兵

陳卓敘占曰孛星出營室其國有哭泣事一曰陵廟興土功君臣改服

古今星釋曰孛星抵犯營室其國君有憂亦曰後宮有憂若星色青白有怒芒者國有大變

魏少帝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宮且有亂至正元元年二月李豐及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

流星犯營室

天文錄曰流星赤黄大而出室中其國貴人憂

天文總論曰流星犯入室有使自外邦來者色黄言

土功色白言義色青言憂色黑則凶色赤言兵

武密曰流星出室有使出入室有使入

李淳風曰流星犯室軍事乏糧春夏犯室帥將貶職

秋冬犯室水溢決土功

乙巳暑例占曰流星黄潤出入室軍糧豐五穀成一曰

天子欲於太廟行禮庫藏金玉出貴臣下國安民樂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巳丑有一流星大如斗色

青有光照地明出營室南流十二月帝親御驛馬

日行三百里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驛此宣帝亂道德馳車騎將亡之誡

雲氣干犯營室

天文録曰黄氣入室土功事黄白氣潤澤入室中諸侯王若有來者出室中天子使於諸侯皆言廟事

天文總論曰若白氣入室大人惡之赤雲氣入室有兵起雜雲氣在室中民有暴疾

武密曰黄氣入室土功事黑氣入室大人憂

郗萌曰有氣潤澤如日月見室男子之祥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二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三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壁宿前論

東壁統占　東壁所主分野度數

東壁所管星　日蝕東壁

日暈東壁　月蝕東壁

月暈東壁　月犯東壁

東壁統占

傳曰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黄帝占曰東壁星失色小大不同則王者好武經術不用圖書隱藏天下咸愚
石申曰東壁星明則王者明道術興國多君子
甘德曰東壁星動摇則有土功事
郗萌曰東壁星離徙作治田星就聚則以田宅爲憂
陶隱居曰東壁星明則王道興君子在位暗則王道衰小人得用
大象旁通曰東壁主文章圖書祕府事也星明而光澤天下黔詩書閲禮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星暗而微人君尚武事覩干戈好畋獵逄佚之事二星

相近光芒相抵其國有兵起二星疏拆則賢人在野一星亡則主道不明二星俱亡則天下昏亂

古今星釋曰東壁星貴黃潤而明不善明大而有芒角乍東乍西及光浮而數動搖如是天下興土功百姓勞怨天下昔之為内亂

東壁所主分野度

傳曰東壁二星九度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在赤道内一十五度

舊經距南星去極八十六度

唐一行距南星去極八十四度

天文錄曰東壁所主分野屬武都金城武威外國龜

兹于闐疎勒并九小國

東壁所管星

土公星在壁南其東星入東壁二度

八魁星東五星入東壁五度

王良西一星入東壁六度

外屏西一星東壁八度

天廐星在壁北其西星入東壁九度

日蝕東壁

天文錄曰日蝕東壁王者不從師友失忠孝虧文章

圖書不用賢者

天文總論曰日蝕東壁男女多疾王者禮欽不行君惡之以赦除之

李淳風曰日在壁蝕則陽消陰壞男女多傷一日王者失孝不從師友虧文章損德教禮義廢

陶隱居曰日蝕東壁國不用賢

大象旁通曰日在東壁蝕幾既其國禮樂法度大壞天下紀綱不振

古今通占曰日在東壁蝕從上始者天子法令不行日在東壁蝕從下始者天下之民無孝弟之行風

俗殊人倫澆薄蝕從中始者是猶黒子亦中蝕也

朝廷無賢臣諂諛在君側禮法不行于天下

陳卓叙占曰日蝕東壁在晦日不在朔主法度不在

天子出亦曰彊臣擅國柄日在東壁蝕在二日不

在朔主人君昏亂不修禮教天子將傾亦曰社稷危

廣古今占曰日蝕在東壁京師見四方不見主禮樂

法度不行於朝廷亦曰禮樂法度不自天子出日

蝕在東壁四方見京師不見主有自立諸侯亦曰

有不庭之方又曰權臣擅命 古今注曰京師謂王者所都之地也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巳日丁巳蝕下者敗兵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

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

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

孫宜可分别於是上怒招捕諸王客皆被之以苛

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

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漢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東壁八

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

毀者潛潭巴日庚辰蝕彗星東至有急兵又别占庚辰蝕以旱

漢元帝延熹八年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

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日暈東壁

天文總論曰日暈東壁人君廢賢邪佞進一曰國名士憂

武密曰日暈東壁名士當憂不肖在高位

大象考通曰日暈再重內青白外黃赤旁有黑氣往來奄覆者國士有憂豪傑在野小人在高位

陳卓叙占曰日暈東壁三重至五重者禮樂不彰法度不備諂佞進賢者退若暈至十重者人主昏亂

天下法令不行宗社危

古今通占曰日暈東壁上有白虹貫之其下有改王

亦曰有改更

張平子通例曰日暈東壁日中有黑子者其野有賢

臣失職亦曰國名士坐事亦曰人君昏亂則日暈

有黑子

廣古今占曰日暈東壁上有黃冠氣旁有兩珥者其

國有喜慶事若旁有四珥者宗社安朝廷治禮樂

法度彰著于天下賢人在位不肖者遠

月蝕東壁

天文錄曰月蝕東壁其國大臣憂

天文總論月蝕東壁陰道虧損文章士廢女主有憂

石申曰月蝕東壁文章不用近臣有憂

武密曰月蝕東壁有文章者一曰陰道毀傷女主黜

李淳風曰月蝕在東壁有變大臣爲亂民多疫一曰乳婦多死

大象旁通曰月蝕在東壁蝕其國畀文崇武亦曰國好畋獵文物茂然

陳卓叙占曰月在東壁蝕從上始者治道不明人主昏惰文章不用賢臣被黜月在東壁蝕從下始者

陰道虧後宮有陰謀亦曰女主有憂月在東壁蝕

從旁始者民人多疾疫乳婦多疾死亡

河圖遺書曰月在東壁蝕幾既後宮有兵起亦曰宗

廟毀宗社危女主有憂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在東壁蝕非其月姦臣害忠良

謀爲社稷亦曰賢臣不用禮樂法度出自臣下

廣古今占曰月在東壁蝕不在望古今注曰謂非日月相望之辰一說謂十四十六是也其國女主有憂亦曰有女喪星傳曰陰

虧非望是謂失常其野有女人喪後宮廢后

月暈東壁

天文錄曰月暈東壁風雨至寡婦多死賢士憂庫藏
多火災

武密曰月暈東壁大風起發屋拔巨木亦曰大水災
石申曰月在東壁暈其分有憂亦曰國有兵亂
大象旁通曰月暈東壁內白黑相間外赤黃青紫其下
賢臣坐事亦曰忠良被斥逐

河圖遺書曰月暈東壁與歲星相合者其下尚文明
脩禮法朝廷尊天下治月暈東壁與熒惑合者其
國庫藏多火災賢士受辱月暈東壁與鎮星合其
國興大役使百姓勞怨若土功叛亡一曰百姓流

離月暈東壁與太白合者其下有女喪亦曰後宮多變謀亦曰賊妾受寵賜

陳卓叙占曰月暈東壁啓口不周匝者期三日有大風雨傷禾稼星傳以謂月暈東壁啓口農夫憂禾稼者是也

古今通占曰月暈東壁一重至五重者其下其土功亦曰法度不一又曰有急政若暈至七重以上者人君惡之亦曰有内變

張平子通例曰月暈東壁在望日主不肖者在高位月暈東壁在上弦曰其下政令不行亦曰臣彊主

弦月暈東壁在下弦日其國興土功民怨為亂

廣古今占曰兩軍相據月暈東壁有風雨則當和解不爾則先舉者覆軍殺將

月犯東壁

天文錄曰月犯東壁人多死其國有憂有土功事

天文總論曰月犯東壁若有變則其年多損孕婦憂兵在外近臣有憂者月宿東壁為晦瞑不爾有風雨

郗萌曰月宿東壁不雨即風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東壁大亂民多死

海中占曰月犯東壁其國憂

郗萌曰月變於壁軍在外有大驚近臣去

武密曰月犯東壁爲饑衛地有兵

大象旁通曰月逆行犯東壁太南其下賢臣受辱一

曰圖書秘府有大災月逆行犯東壁太北其野姦

臣有匿謀人君政令不行

陳卓叙占曰月行側道犯東壁其國讒臣害風教一

曰禮樂不彰法度不著

古今星釋曰月入東壁倚前其野有逆君令者月入

東壁倚後其下有不順命大臣亦曰臣下擅國柄

人君受制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乘東壁凌犯之其國失賢冢宰
亦曰人君崇武士絶減文章
廣古今占曰月正犯東壁其國有兵起亦曰國饑民
流亡古今注曰月相去東壁七寸曰正犯故星傳以為月正犯壁則衛地受兵亦曰民有饑色者此也
晉安帝隆安元年六月乙酉月犯東壁占曰為饑衛
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敗三年九月桓
玄等並舉兵於是內外戒嚴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三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四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壁宿後論

歲星犯東壁　熒惑犯東壁

鎮星犯東壁　太白犯東壁

辰星犯東壁　客星犯東壁

彗星犯東壁　孛星犯東壁

流星犯東壁　雲氣犯東壁

歲星犯東壁

天文錄曰歲星犯東壁五穀以水傷守東壁天下大赦王者有堯舜之治四海同心又曰王者好用文章天下舉用文士

天文總論曰歲星久守凌犯鈎己東壁有兵起一曰夷狄侵擾中國

石申曰歲星守東壁國用賢人天下太平

郗萌曰歲出入留舍東壁民流亡留三十日不下五穀貴若行東壁其軍決獄不以時

陳卓叙占曰歲星守東壁有赦

武密曰歲犯東壁夷狄兵起

大象旁通曰歲星失本色守犯東壁其下君令不行

亦曰政教失天下多兇暴

古今通占曰歲星順行軌依次第守東壁其國禮樂

彰明法度昭著朝廷大治賢能彙進

古今星譯曰歲星行盈而逆抵東壁其國有急政歲

星行縮而逆抵東壁其國政令不行故星傳以爲

越舍而抵壁則政令急退而抵壁則政弛者此也

一行游儀後論曰歲星宿東壁期三日大風雨星傳

以爲月宿壁則有風雨歲亦如之者此也

熒惑犯東壁

天文録曰熒惑守東壁光明潤澤大吉入東壁則大
臣憂出則穀貴民流亡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東壁中衛地有憂不爾相凶有
出守乘凌而入壁有兵兼有土功事
石申曰熒惑守東壁其國旱民饑賢臣不用又曰近
臣謀君内外相譖賢臣不用
挺佐輔曰熒惑居東壁而兩軍相據當和有殃罰
郗萌曰歲星留守東壁二十日不下賊臣起期十月
三十日不下穀貴民饑憂火災民疾疫
巫咸曰熒惑守東壁歲不熟

陳卓叙占曰熒惑守東壁王者有火災

李佺曰熒惑出東壁夷狄兵起

大象旁通曰熒惑入東壁其國有逐臣亦曰有急兵

陳卓叙占曰熒惑凌東壁其下兵起不意亦曰憂外

兵起

大象傍通曰熒惑犯抵東壁人君不務德化絶滅文

章以急政毒民民勞怨爲亂

古今星釋曰熒惑抵觸東壁二十日不下者其國有

暴兵一曰覆軍殺將亦曰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河圖遺書曰熒惑行盈而薄東壁中其國政失令臣

下有姦謀熒惑行縮而薄東壁其國政令弛廢法度大壞故星傳以爲熒惑越舍前薄東壁者有失政退舍後薄東壁者行弛令者此也

晉安帝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入東壁占曰兵起至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敬宣伐蜀

鎮星犯東壁

天文録曰鎮星守東壁圖書興主延壽天下豐平出入留舍有土功事

天文總論曰鎮星守東壁遠國有來獻珍奇者

石申曰鎮星守東壁天下豐熟國用賢人

郄萌曰鎮星出入留舍東壁九十日不下主帝王興

荆州占曰鎮星舍東壁文章士進用

巫咸曰鎮星守東壁萬物不成民多疾

武密曰鎮星逆行東壁成鉤已者其國有土功事六十日不下天下有自立王者

郄萌曰鎮星逆行東壁女主干政

大象旁通曰鎮星薄東壁中其國文章不用崇臺榭興土功以勞民亦曰稼不熟民困政弊宗社將危

古今墨釋曰鎮星逆行犯東壁其野有讒臣在君側

忠良不得進

京房外傳曰鎮星入抵東壁其下有土功事亦曰歲旱民饑又曰鎮星入東壁太南爲歲大旱鎮星入東壁太北爲歲大水

太白犯東壁

天文録曰太白守東壁國有軍不戰大臣竊正又曰旱武士術士用

天文總論曰太白犯壁二寸許則諸侯用命又曰其分有憂

石申曰太白守壁有水災多風雨

武密曰太白守東壁文武並用一曰天下有兵不戰

陳卓曰太白守犯東壁有喪

巫咸曰太白犯東壁多水災

李淳曰太白犯東壁其兵變

李淳風曰太白守東壁有兵喪

大象旁通曰太白淩東壁後宮有憂亦曰女主惡之

河圖遺書曰太白抵東壁其野有急兵若抵二十日

不下有破軍殺將亦曰大將以失職坐法

古今星釋曰太白薄東壁中其國有兵喪亦曰衛地

有兵起又曰諸侯用命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逆行失度經天入東壁其下

有亡國有敗王有革政

晉安帝義熙二年太白入東壁占曰兵起至三年正

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敬宣伐蜀

辰星犯東壁

天文錄曰辰星犯東壁其分有喪兵革起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東壁王者刑法急柔守凌而入

東壁臣有謀事不成

石申曰辰星守入東壁則近臣有憂

陳卓叙占曰辰星犯東壁圖書蓋藏保守之事

荆州占曰辰星逆行守東壁橋梁不通

武密曰辰星守東壁姦臣有謀

大象旁通曰辰星犯守東壁天下大水民離流若守之五十日不下者其野有大臣謀事

古今星釋曰辰星犯東壁又凌之及二十日不下者其野有大水毀城邑五穀不收民困流亡

古今通占曰辰星失度與東壁會者其下有女主惡之亦曰後宮有陰謀若會壁二十日不下者其國急政天下苦之

客星犯東壁

天文録曰客星入東壁多土功歲有水諸侯相謀守

壁則牛馬多死又曰歲有風雨

天文總論曰客星色赤出壁其下大臣有憂

荊州占曰客星犯東壁文章者死一曰有大喪津梁

不通

黄帝占曰客星入壁有陰謀色黄白歲多雨水潦

郗萌曰客星舍東壁牛馬多死一曰后族執政

大象旁通曰客星破東壁中其下有后于朝政一曰

政歸女主

陳卓叙占曰客星抵東壁其下關津不通一曰野將

掠郡邑

張平子通例曰客星襲東壁圖書不用治道不明人君之令不行若客星色如粉絮襲而守之及五十日不下者其國有彊臣亦曰法度不自天子出

河圖遺書曰客星薄東壁中其國有姦臣竊主柄亦曰爲臣彊爲主弱爲兵爲喪又爲土功故星傳以爲客星薄東壁兵喪並至者此也

彗星犯東壁

天文錄曰彗星干犯壁其國兵起有火災

陶隱居曰彗星犯東壁兵起水災

武密曰彗星犯東壁其國有兵火宗廟壞

荊州占曰彗星犯東壁文章者死一曰有大水民流

李淳風曰彗星犯東壁廟堂有兵

大象考通曰彗星如帚掃東壁其下有急兵亦曰天子尚武親戎服政教失禮義廢天下多遷擾

陳卓叙占曰彗出東壁大臣被執亦曰有失職賢臣若彗可文所其國有更政亦曰天子內弱諸侯亦曰諸侯擅命

古今星擇曰彗星抵東壁其國有弊政一曰宗社將亡

孛星犯東壁

天文錄曰孛星犯東壁其國有兵

天文總論曰孛星犯東壁其分有火災

武密曰孛星犯東壁其國有兵火

李淳風曰孛星犯東壁兵起宗廟壞

陶隱居曰孛星犯東壁兵起火災

大象旁通曰孛星出東壁其國有暴兵亦曰讒臣譖忠良人君失賢佐

古今星釋曰孛星抵東壁其國絕滅文章不用圖書政教淪胥以敗國祚將棄古今注曰孛星東壁正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為孛星東壁國失祚祀者此也

流星犯東壁

天文錄曰流星犯壁文章廢使星從西方入東壁人主用故臣

武密曰流星犯東壁文章者死

乙巳占例曰流星色黃白温潤出入東壁天下文章士用天子好道賢士在位遠國來賓

陳卓叙占曰流星抵觸東壁其下有外國使至若流星出東壁其國使受命出疆流星大者使大小者使小皆以色占之色青言憂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黑言懷姦色黃則吉

古今星釋曰流星襲東壁其國讒諛害賢士亦曰忠

臣受辱若變色襲之其國法度大壞紀綱不振人

君受制而已

張平子通例曰流星貫東壁其國有姦使人境又曰

外姦通内謀又曰臣下有匿謀

宋武帝大明六年五月有流星前赤後白大如甌長

十餘文出東壁占曰有兵天下喪亂後三年帝崩

于玉燭殿

雲氣干犯東壁

天文録曰蒼白雲入壁其分憂喪赤氣出壁爲兵黄

氣入壁立王侯青氣入壁其分憂黑氣入壁有水

天文總論曰黄氣入壁外國獻貢而來期一年赤雲光潤入壁天子有言宗廟事

陳卓叙占曰雲氣入東壁天下有列土

武密曰赤雲入東壁有兵起黑雲氣入東壁其下國破黄白氣入東壁外國有來貢獻者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四